本文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e 05011

耐特尔、回忆录、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演变
——布鲁诺·耐特尔的回忆录《民族音乐学亲历记》述评

宫宏宇

内容提要: 布鲁诺·耐特尔 (Bruno Nettl)的民族音乐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上世纪 80年代就已被介绍到国内。但国内所熟悉的主要是耐氏前期的著作, 对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学术背景、所做的田野工作了解不多。事实上近年来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变化。他从研究美国土著文化音乐开始, 逐渐拓展为中东特别是伊朗传统音乐的研究, 之后又研究以色列音乐、印度南部的音乐。80年代后, 他从事西方音乐对世界音乐的影响及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看西方古典音乐文化的研究。近几年来耐氏一直在从事即兴音乐传统的研究, 对怎样理解全球性音乐文化的变更等课题也颇为关注。此外, 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历史的回顾也是他一直关心的焦点。本文介绍他近年出版的回忆录《民族音乐学亲历记》, 旨在通过他在书中对西方特别是北美民族音乐学发展的历史进行的回顾, 来凸显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演变过程。

关 键 词: 耐特尔; 回忆录; 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演变

中图分类号: J607, J6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70(2007)01-0020-06

无论是专门从事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学者或者是对民族音乐学领域有兴趣的学生, 布鲁诺·耐特尔 (Bruno Nettl, 1930~) 都不应该是个陌生的名字, 因为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他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已经被陆续传人国内。记得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笔者在国内读研究生时就曾断断续续地读过他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Nettl, 1964) 和《民族音乐学研究》(Nettl, 1983)[①]。当时我们之所以注重这两本书是因为这两本书和梅里亚姆 (Alan P. Merriam, 1923~1980) 的《音乐人类学》(Merriam, 1964)、胡德 (Mantle Hood, 1918~2005) 的《民族音乐学家》(Hood, 1971) 以及孔斯特较早的《民族音乐学》(Kunst, 1959) 一样是民族音乐学的必读书。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国内所介绍的仍主要是耐特尔前期的综合性的理论著作, 对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学术背景、所做的田野工作及后来研究专著涉及不多[②]。对于其后来的学术兴趣的演变及其理论思维的拓展更是很少提及。事实上耐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是他从事过的许多实地研究的总结。而且近年来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变化。就他本人的研究领域而言, 他从 20世纪 50年代研究美国土著文化中的音乐开始 (Nettl, 1954), 逐渐拓展为对中东的音乐特别是伊朗传统音乐的研究 (Nettl, 1974), 之后又研究以色列音乐、印度南部的音乐 (Nettl, 1992)。进入 80年代后, 他又对西方音乐对世界音乐的影响进行研究 (Nettl, 1985)、西方古典音乐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 (Nettl, 1989, 1995)。耐特尔曾对美国土著黑足印第安人的音乐进行过实地考察。他还在伊朗、以色列和印度南部进

收稿日期: 2006-08-20

作者简介: 宫宏宇 (1963-), 男, 现任教于新西兰国立 UNITEC 理工学院语言研究系; 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 E-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行过田野工作,同时他对他的出生地捷克的音乐历史和民间音乐有浓厚的兴趣。最近几年来耐特尔一直在从事即兴音乐传统的研究(Nettl, 1998),对怎样理解全球性音乐文化的变更等当代课题也颇为关注。此外,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历史的回顾也是他一直关心的焦点。

和许多美国学科的奠基人一样,耐特尔并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30年出生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说德语的非常注重欧洲古典音乐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大学音乐学老师,母亲以教钢琴贴补家用。耐特尔本人从小学习钢琴和小提琴。1939年全家移居美国后,他先后在印第安纳、密执安大学读音乐学士、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印第安纳博士学位(主修: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副修:人类学,民俗学)。他从1964年开始在伊利诺伊斯大学任教,一直到1992退休,目前为该校音乐及人类学荣誉教授。伊利诺伊斯大学的民族音乐学科之所以后来居上成为北美研究重镇之一,全赖耐氏多年之苦心经营。耐特尔除了自己著书立说外,还非常注重为本学科培养研究人员,现在北美各所大学主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几乎都是耐特尔的弟子。可惜他带过的博士生中,华裔学生似乎不多,笔者所知只有两位,一位叫Peter Chang,所做的论文题目是《周文中及其音乐》(Chang, 1991),另外一位叫Frederick Lau,所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传统的笛子音乐和笛子音乐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Lau, 1991)。后者现在夏威夷大学音乐系任副教授,2004年刚和一日裔学者编辑出版过一本名为《在西方艺术音乐中找寻东亚》的论文集(Everett and Lau, 2004)。除了教职外,耐特尔还曾任民族音乐学学会会长(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并两度就任刊物《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编辑,也曾任《传统音乐年鉴》(*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的编辑。鉴于他对民族音乐学学科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四所大学都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另外,他是美国音乐学学会(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的荣誉会员,还是美国艺术及科学研究院院士(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并作为客座教授在哈佛、西北、芝加哥、明尼苏达、华盛顿、德克萨斯等大学教授过民族音乐学。

像很多美国欧裔学者一样,耐氏着笔甚勤,因而著作极丰。他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陆续在美国各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他的关于北美印第安音乐风格的论文早在《民族音乐学》创刊之前就在《美国音乐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上发表(Nettl, 1953)。耐特尔虽说是民族音乐学家,但他的论文也在美国的《音乐季刊》(Musical Quarterly)及欧洲音乐学刊物上发表。从20世纪50年代他出版第一本书开始到现在,他已出的专著不少于八本。他所编辑的论文集也有多本,与他人合编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书或成为全美大专院校音乐学科的教科书或列为必读参考书。2002耐氏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民族音乐学亲历记》(Nettl, 2002),他把自己的生平及学术生涯与时代巧妙地编织在了一起,风格清新流畅,人物描写非常生动,可读性极强。他在本书中对西方特别是北美民族音乐学及历史音乐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总体的回顾,充分表现出了他对这门学科的深刻理解。

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一篇评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回忆录《萦系中华》的文章中说,回忆录是集文学、历史、自传于一身的写作。这种写作既不可像文学创作那样让想象力纵横驰骋,又不必像史学专著那样拘谨,句句有证,更不必像自传那样完全以自我为中心(Spence, 1992: 338)。耐特尔作为民族音乐学科的直接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对此学科的整体发展及其演变有着切身的经历。由他来述说民族音乐学过去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历程,对读者来说无疑更有亲近感,也更有真实感。由于这是一本回忆录,而不是研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究专著, 所用的术语不多, 内行外行都可以读懂。但正由于它是回忆录, 它不可能像野史那样信马由缰, 所说的事得有史实根据。

和许多学术大家一样, 耐特尔的行文特点是, 用词力求简洁, 叙述直截了当, 不似许多新潮学者那样, 底子薄心虚, 喜欢用深奥难懂的理论名词故弄玄虚。耐特尔的文风不嗜奢华, 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研究都讲求平易, 特别是他对他师友的描写读起来像小说似的。不过耐特尔的行文也有他一定的格式, 如每一章所讨论的话题都是先从历史谈起, 然后用实例论证, 最后点明所要阐述的理论命题。用一位有名的民族音乐学家的话说, 耐特尔是"最注重历史定位但同时又是最向前看的民族音乐学家 (Qureshi, 1986: 574)"。他的回忆录除了行文更口语化、叙述中多参插名人轶事外, 基本上保持着他一贯的行文方式。耐氏的回忆录共有十二章, 每章都以他人生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为中心。第一章讲述他童年在布拉格生活时的往事、布拉格的人文环境、耐氏本人的家庭背景, 以及他是怎样对民族音乐学萌生兴趣的。第二章回忆西方音乐学早期的历史, 虽说此章的重点是谈论他父亲与这一学科的联系, 但无论是主修音乐学的学生还是民族音乐学的学生都可以把这一章当成很简明扼要的西方音乐学历史的入门读物。第三章讲述他家怎样为了逃避纳粹迫害而举家移居美国以及他的东欧文化背景对他日后音乐观念及研究方法的影响。虽然耐氏九岁时就已离开捷克, 但这一章再一次谈到布拉格的人文环境对他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还谈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欧洲移民美国的音乐学家特别是犹太裔对美国音乐学科发展的贡献。如果没有大批欧洲音乐学家的到来, 美国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第四章讲述他的人类学和音乐学背景, 以及这些背景对他后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的影响。这章中他还提到他学习小提琴的经历 (世界著名的弦乐教学专家 Paul Roland曾免费教过他)。小时候的耐特尔喜欢音乐但特别讨厌练琴。他对西方古典音乐是非常钟爱的, 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古典音乐结构的发展方式和变换手法。他谈到他的父母亲对他课余时间参加学校交响乐团演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交响乐非常赞同, 可当他试着演奏柴科夫斯基、勃拉姆斯的作品时他们却颇有微言, 特别是当他买回来理查·斯特劳斯的幻想变奏曲《堂吉诃德》和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唱片时, 他的父母亲"竟然大惊失色" (p. 57)。他还谈到他父亲觉得他的音乐理论知识不够, 让他早上七点半就去听课, 然后再接着上普通中学生的课程。严格的西方古典音乐的训练无疑为耐特尔日后注重音乐分析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针对有些人类学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不太重视音乐分析的现象, 他认为民族音乐学家"应该劝劝他们社会科学界的同行即使对音乐是外行经过努力也有可能谈论音乐" (p. 70)。这一章对于学民族音乐学的尤为重要, 因为它不仅为我们了解美国民族音乐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提供了诸多线索, 也为我们理解为什么人类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答案[③]。第五章讲述他在 20世纪 50年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书时他的老师, 特别是乔治·赫左格 (George Herzog, 1901~1983) 对他一生的影响。耐特尔读书时赶上了好时候, 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当时的印第安纳大学正是发展时期, 经费不发愁, 校长有眼光。特别是他所就读的人类学系和音乐学系更是集中了美国这两个学科的精英。20世纪 50年代的美国大学, 学音乐学的学生大都是从作曲和演奏改行过来的, 一般学校不太重视, 每所学校只有一名教音乐学的老师, 而当时的印第安纳大学竟然有四位之多, 且个个都是欧美有名的权威。除了赫左格之外, 耐特尔的人类学老师中有一位叫 Stith Thompson的学者当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民俗学专家之一。第六章讲他 1952年怎样作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为一个年轻学者第一次在纽约全美音乐学会议上宣读论文，怎样遇见梅里亚姆，第一次听他用“我是民族音乐学家”来介绍自己，以及他初次面见大名鼎鼎的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的印象。此章还谈及他在印第安纳做博士论文的情况，及民族音乐学会的成立经过。第七章转向他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他对即兴音乐及口传心授传统的兴趣。除了谈到他自己对以上课题的兴趣外，他还简单地追溯了美国大专院校相关的研究情况以及民族音乐学在美国中西部发展的情况。第八章详细地回忆了1968他年在伊朗做田野工作的经历、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他对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亚洲音乐文化的理解认识过程。这章对专攻民族音乐学，特别是准备对自身音乐文化以外的音乐系统进行个案研究的硕士博士生来说可能最有指导意义。对教授民族音乐学方法论和亚洲音乐概论的老师来说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第九章讲述他在伊利诺伊斯大学的生活和任教的情况，追溯民族音乐学在伊大三十年来的发展史，概括地叙述了民族音乐学从1965年的只有音乐学系少数学生选修的冷门课到1995年成为伊大音乐学院选课人数最多的课程。虽说民族音乐学在伊大三十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得力于耐特尔的努力，但从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可以说是民族音乐学在整个西方特别是北美发展的一个缩影。笔者就读过的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和奥克兰大学的民族音乐学也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第十章讲述他为什么对音乐文化的变迁特别感兴趣，以及这些兴趣是怎样促使他对伊朗印度及北美土著印第安音乐进行系统的研究。有趣的是，在这章他还提到他对20世纪50年代在欧洲接触到的一些老音乐学家的印象。这一插曲可以让我们知道北美和欧洲民族音乐学家在理念和方法上的不同。第十一章主要讲他参与创办并两次（1962～1966，1999～2002）任《民族音乐学》总编辑的情况以及他所认为此刊物四十年来所发表的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35篇。在耐氏看来这些论文不仅代表了不同时期的研究趋向，也代表了不同时期民族音乐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最后一章讲述近期人种志及研究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以及他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的总体回顾评价和展望。

耐特尔曾不止一次提到他是怎样走上民族音乐学研究这条道的。1998年他提到三个人对他的影响：沃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1907～1984），他的父亲保罗·耐特尔和他的导师乔治·赫左格[④]。在他的回忆录中，耐特尔再次提到这三个人对他的影响，可见这三人在他一生中的重要性。

考夫曼是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霍恩博士特尔（Erich M. von Hornbostel）和萨克斯的学生，以研究印度音乐最为著名。考夫曼音乐造诣极高，除了音乐学之外，他还是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在任职于印第安纳大学之前曾在印度教过西方古典音乐，指挥过BBC和加拿大交响乐团，1957年他开始在印第安纳任教授教音乐学直到1984年去世。耐特尔第一次见考夫曼时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布拉格。当时考夫曼正在布拉格大学攻读音乐史博士学位，耐特尔的父亲当时在该大学教音乐学，教过考夫曼，而耐特尔也只有三四岁。忽然有一天考夫曼告诉耐特尔说他要去印度，并说那里有很奇妙的音乐，演奏音乐的方式也和西方大不相同。那里的人民不是照着谱子演奏音乐，而是即兴奏乐。这在耐特尔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乐谱还可以演奏音乐的。后来耐特尔在印第安纳上学时又见到了考夫曼，但考夫曼对耐特尔从事的民族音乐学丝毫不感兴趣，一门心思地研究他所认为值得研究的东方传统的艺术音乐。民族音乐学会在印第安纳大学开会，他都懒得参加，他认为耐特尔他们从事的不是音乐，不配用音乐学这个名词。但有趣的是考夫曼所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醉心研究的, 如东方民族的记谱法、中国典籍中有关音乐的论述、非西方文化中的音乐术语等后来也成为民族音乐学家所感兴趣的课题。考夫曼所出的著作中与中国音乐有关的有《乐经论》(Kaufmann, 1976), 《东西洋音乐记谱法》(Kaufmann, 1967) 和《非西方文化中的音乐术语选辑》(Kaufmann, 1990)。

耐特尔的父亲保罗·耐特尔也是著名的音乐学家, 1915年获得博士学位 (导师为著名音乐史学家 Heinrich Rietsch) 后, 曾一度为音乐学之父的阿德勒 (Guido Adler, 1855~1945) 做过助手。20世纪 30年代在布拉格大学任教, 1939年移民美国后在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音乐学, 是公认的研究莫扎特的专家[⑤]。耐特尔小的时候他父亲经常放一套名为《东方音乐》的唱片, 就是霍恩博士特尔编辑的, 用来比较研究东方音乐, 其中有印尼的甘美兰音乐, 也有少量的中国音乐。这些音乐无疑给耐特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但他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还是其认真的研究态度和严谨的音乐学研究方法。这一点可从耐特尔对民族音乐学的界定看出。耐特尔在其回忆录 (p. 3) 和最近出的增订版《民族音乐学研究》中都把民族音乐学界定为"从对比的角度对世界音乐的研究, 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世界上所有音乐的研究"。在耐特尔的著作中, 他经常有意无意地强调对比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他受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影响, 也可说这种影响来自他父亲。和与他同时出名的两位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和布莱金 (John Blacking 1928~1990) 相比, 耐特尔受德国音乐学的影响较深。梅里亚姆在印第安纳大学的职位是人类学教授, 布莱金在北爱尔兰皇后大学的职位也是社会人类学系主任, 而耐特尔在伊大的职位是音乐及人类学教授。虽然耐特尔也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但他对音乐型态的注重说明他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发展了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的研究方法。耐特尔对西方音乐学传统的重视从他 1991年与他的学生包霍曼 (Philip V. Bohlman) 所合编的题名为《比较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一书中可窥见一斑 (Nettl and Bohlman, 1991)。

如果说考夫曼只是间接地影响了耐特尔对欧洲艺术音乐以外的音乐文化的兴趣, 赫左格则是他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引路人。赫左格和耐特尔一样也来自东欧, 曾是霍恩博士特尔的学生, 他在美国是第一个教授民族音乐学课程的。早在 1949年耐特尔在印第安纳大学读本科时就曾选过他的一门民间原始音乐课。来印第安纳大学之前赫左格已在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和霍恩博士特尔等早期的"坐椅上的比较音乐学家"不同, 赫左格对美洲印第安人的音乐文化进行过实地考察, 也去过非洲。但他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受三个人的影响: 霍恩博士特尔、人类学家包阿司 (Franz Boas, 赫左格的博士生导师)、巴托克。赫左格指导耐特尔时不仅综合了巴托克、柯达依和霍恩博士特尔的民歌分析模式, 同时还吸取了美国人类学、北欧民俗学研究的一些新理念, 注重民间音乐的真实可靠性, 赫左格本人一心对民俗学和语言学感兴趣, 但他也强调欧洲古典音乐训练的重要性, 虽然他在印第安纳大学是人类学教授但他坚持认为学生要想选他的课就必须有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功底。赫左格给耐特尔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他的综合式理念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接触到赫左格之前耐特尔对他今后要干些什么很模糊, 但是和赫左格接触之后耐特尔决定终生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

耐特尔在回忆录前言中说, 这本书所叙述的是他半个世纪以来作为学生、指导教授、作者、编辑、研究者、过来人等身份参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经历 (Nettl, 2002, p. xiii), 其目的有三: 一是回顾民族音乐学所走过的历程, 二是描述评价所接触过的人物, 三是品评所读过的书稿文章。这三点他确实做到了。耐氏学术生涯的开始是与民族音乐学在美国的发展同步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的，他以过来人的口吻来谈耳闻目睹的事无疑会加深我们对民族音乐学发展史的了解。但耐特尔书中所叙述的并非全是民族音乐学的事，他的家庭背景、学习经历、他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等等对学习音乐学、西方音乐史和西方音乐理论的人同样也有启迪。

参考文献:

1. Chang, Peter M: *Chou Wen-chung and His Music: A Musical and Biographical Profile of Cultural Synthesis*, DM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 1995.
2. Everett, Yayoi Uno and Frederick Lau: *Locating East Asia in Western Art Music*,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Hood, Mantle: *The Ethnomusicologist*, New York: McGraw-Hill, 1971.
4. Kaufmann, Walter *Musical Notations of the Orient: Notational Systems of Continental, East, South and Central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5. Kaufmann, Walter *Musical References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Detroit Information Coordinators, 1976
6. Kaufmann, Walter *Selected Musical Terms of Non-Western Cultures*, Warren, Mich.: Harmonie Park Press, 1990.
7. Kunst, Jaap: *Ethnomusicology*, 3rd ed. The Hague: Nijhoff, 1959.
8. Lau, Frederick Cheungkong *Music and Musicia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iz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M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91.
9. Merriam, Alan P.: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4.
10. Nettl, Bruno *Stylistic Variety in North Amerian Indian Mus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1953: 6 p160-68.
11. Nettl, Bruno *North American Indian Musical Styles* Philadelphia: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1954.
12. Nettl, Bruno *Theory and Method of Ethnomusic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13. Nettl, Bruno "Nour-Ali Boroumand, a Twentieth-Century Master of Persian Music" *Studia instrumentorum musicae popularis* 3: p167-71, 1974.
14. Nettl, Bruno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15. Nettl, Bruno *The Western Impact on World Music: Change, Adaptation, and Survival*,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4.
16. Nettl, Bruno "Mozart and the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of Western Culture" *Yearbook of Traditional Music*, 21: 1-16, 1989.
17. Nettl, Bruno *Radif of Persian Music: Studies of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the Classical Music of Iran* with contributions by Carol M. Babiracki et al (Champaign, Ill: Elephant & Cat), 1992.
18. Nettl, Bruno *Heartland Excursions: Ethnomusic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chools of Musi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19. Nettl, Bruno *Encounters in Ethnomusicology: A Memoir*, Warren, Michigan: Harmonie Part Press, 2002.
20. Nettl, Bruno *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 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21. Qureshi, Regula B.: *Review of Bruno Nettl's The Western Impact on World Music: Change, Adaptation, and Survival, Ethnomusicology* (Fall 1986): p574-78.
22. Spence, Jonathan D.: "John Fairbank" in *Chinese Roundabout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p337-349, 1992

注释:

① 《民族音乐学研究》第一版出版于1983年。最初着重讨论的问题及概念有29个。《民族音乐学研究》2005年出增订版。此版本除了整体上更新内容融入学科的最新成果外又增加了新写的四章，所讨论的问题也扩展为31个。最新中译本为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项目，新近将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② 这并不是说国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近况毫不关心。就笔者所知，近年来杨沐、郑苏、杜亚雄、汤亚汀等都曾著文介绍。详见《音乐研究》2000年第1、3、4期；《中国音乐》2000年第4期；《交响》2000年第3期；《乐府新声》2000年第3、4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4期。

③ 关于人类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杨沐在其《漫谈音乐人类学的意义与范畴》(载《音乐研究》2000年第1期)和《北美音乐人类学会及其他》(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已有详细的介绍，此不赘述。

④ Bruno Nettl "Arrows and Circles An Anniversary Talk about Fifty Years of ICTM and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Music"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Vol 30 1998 p2

⑤ 保罗·耐特尔的主要著作大多为德文，如 *Alte jüdische Spielleute und Musiker* (Prage: Dr Josef Flesch, 1923); *Mozart und die k? nigliche Kunst* (Berlin Wunder, 1932). 英文著作有 *Forgotten Musician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 *Mozart and Masonry*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7).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THE ART OF MUSIC No 1, 2007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Contents

(Abstracts for Featured Articles Included)

THOUGHT /CONCEPT

The article tackles Dahlhaus's response to Marxian viewpoints of ideological motives in history, out of which his foundations of music history is elucidated.

Chou Wen-chung, with his ten-year-plus "Joint Plan on Yunnan National Cultures", a very special experience in his life, deeply understood the inn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ge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much more assured himself that to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multiculturalism, a discourse of one's own roote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is indispensable, which is the supporting point for the Eastern-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sical dialogue.

The introduction to Nettl's recently released memoir, a retrospect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specially North American, ethnomusicology, aims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HISTORY /TRADITION

The writer discusses the discursive meaning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yue, whose original meaning he thinks can be traced to the ethnic sacrifice in the Shang Dynasty, which extended to various even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According to the essay, ancient musical prognostication from weather observation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a pre-historical phenomenon in Chinese music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writer treats with the literatures in this field, the prognostications from other aspects and their values in the intellectual pre-history.

The ritual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 embodied the institution of rites and music. The two's combination mirrored the Zeitgeist and historical changes.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